



三天兩夜

• 于 葉 • 牧 也 蕭 •

中國青年叢書

青年出版社出版



版出社版出年青



三 天 兩 夜

著 者：蕭也牧 葉 于

編 者：中 國 青 年 社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總管理處：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

營 業 處：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 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 濟南



1950年4月初版	1——3000(京) 基價2.00
1950年5月再版	1——4000(京)
1950年9月三版	1——5000(京)

「中國青年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中國青年叢書」，供給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學生、幹部等閱讀。

二、本叢書編輯方針為幫助廣大青年學習、研究與解決廣大青年思想、生活等問題、指導青年工作並介紹國內與國際青年運動。

三、叢書範圍，包括青年修養、青年工作論文、青年團活動介紹、國際青年運動、文化知識、文藝等。

四、本叢書陸續編印出版。

目 錄

張老漢跳崖	(一)
親娘	(五)
「我是區長」	(九)
進去出來	(十四)
「邊區的老百姓是八路軍」	(十七)
神奇的地雷	(二十)
「皇軍」搬水頭	(二十四)
活地雷	(二十七)
「沒有的了」	(二十九)
「迷魂陣」	(三十一)
三天兩夜	(三十三)
蘿蔔坑裏	(四十一)

炕熱子

(四十三)

王二栓

(四十八)

郝小瑣跳車捉「日本」

(五十二)

拿砲樓

(五十四)

又拿砲樓

(六十)

過封鎖溝

(六十五)

掀簾戰

(七十)

後記

(七十四)

張老漢跳崖

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日本人又到根據地裏來「搶糧掃蕩」了。老百姓和軍隊就打開了游擊。

這天，我們的部隊得到了情報：有百來個鬼子和偽軍，要從牛頭溝路過。半夜，隊伍就在四週山頭上做好了工事，架好了機槍，準備打埋伏。可是一直到第二天晌午，還沒見一點動靜。

離牛頭溝不遠的地方，有個村子叫圪塆村。村裏有個張老漢，從十八歲上就給財主做活，窮的連條圍圍褲子也穿不起，直到共產黨來了，才在減租、增資運動裏，贖出了四畝死契地，又得了幾石糧食。他常說：『沒有共產黨俺就活不成！』所以他對抗日工作很積極。這時候，他想到軍隊在山頭上待了老半天，一定很口渴了，於是他就担了兩桶開水，拿上瓢匆匆忙忙的上路了。

張老漢走了沒半里地，忽聽得背後「得得得得……」的馬蹄響，一回頭看見敵人的

馬隊來了！自量跑也跑不了，就順勢拐到道旁的玉菱地裏，裝着澆莊稼的樣子，一瓢一瓢的把熱水澆到莊稼苗上……

說話，敵人就到了跟前！騎在馬上的日本小隊長兩腿把馬一夾，就衝到張老漢面前，站住了。這時候，張老漢已經把兩桶熱水澆的只剩下了兩三瓢了。那日本小隊長撇着中國話說：『老頭！什麼的幹活？』

張老漢說：『澆棒子（玉蜀黍）哩！天不下雨，澆點水！』

日本小隊長沒聽懂他的話，只聽懂了一個「水」字；他正渴得厲害，忙跳下馬來，摘下水壺去灌水。

張老漢知道壞了大事；可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有硬着頭皮不哼聲。

日本小隊長才把水壺按到桶裡，就像叫馬蜂蜇着了似的「噉哩咕嚕」的叫起來！翻譯官聽了小隊長的話，連忙去摸水桶，轉過身來就向張老漢怒吼起來：『「吧嘎」！你狗×的老昏啦！你唬弄（騙）誰哩？熱水還能澆莊稼？！準是給八路送水的！』吼着就掏出盒子槍逼着張老漢：『八路在那裡？說！說！說！』

張老漢說：『官長！我老糊塗了！八路都跑得沒了影了……』他的話還沒說完，翻譯官一把就抓住了他的領口說：『媽個×！走！』

日本小隊長跳上了馬，把手一招，「刷刷刷」地就跑上了五六個日本兵來，槍托、拳頭、皮靴……一齊向張老漢打來！張老漢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那經得起這毒打，腳

一軟就倒在地上。

『走不走？』翻譯官一把又把張老漢從地上拉起來。這時候，幾個日本兵舉起槍托，直向張老漢的腦門心上打來；張老漢的心裏一橫：好！反正也活不成了！死也得找個墊背的……就擺了擺手，大聲的說：『走！我帶你們走！』于是他就帶着日本兵走了！張老漢帶着日本兵故意走了不少彎路，才從小道上了牛頭溝。他知道前邊有一個絕崖，只要把他們領到那地方；就說都長着翅膀，保險一個也跑不了……

張老漢只顧領着日本兵往溝裏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走，累的日本兵直喘氣。張老漢看着已經走進了「伏擊圈」，他就故意領着日本兵往崖上爬，日本小隊長不得不下了馬。

爬着，爬着，前面是懸崖絕壁，再也沒有路了！向下一望，一片煙霧深不見底……日本小隊長，覺着事情不好，「拍！」的一聲抽出了馬刀，瞪着眼睛氣呼呼的問：『路呢？』

張老漢併住了鼻息，按住了心跳，他隨手向左邊指了指，日本小隊長隨着他指的方向才一望，一瞬間，「嘎嘎嘎……」

「轟！轟！」

埋伏在四面山頭上的八路軍的機槍、步槍、小砲……一齊向崖上打來，一下就撩倒了好幾個日本兵……崖高地窄，進退兩難，旁的日本兵攪成了一團，心慌得連槍栓也拉

不開了……張老漢趁這亂勁兒，雙手把日本小隊長攔腰一抱，大喊一聲：『唉！狗×的下去吧！』只一步就跳下了萬丈深崖！

這時候，槍聲更密了！小砲更緊了！不到吃下午飯的時候，戰鬥結束了！正像張老漢所想的；日本兵一個也沒有跑掉！全叫咱們消滅了！

第二天，人們在崖底下發現了張老漢的屍首。血肉麻糊中只見他緊咬着牙關，閉着眼睛，兩條胳膊像兩根鐵條，緊緊的細在日本小隊長的腰裏。

親娘

冀中有個梁阜才村。村南有一家姓白的人家，光娘兒倆，平時對抗日的工作很是積極；區裏縣裏的幹部一到村裏，常在他家落腳，白大娘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樣。這天黃昏的時候，近處日本人的砲樓上增加了人，她兒子就給區裏送報告去了。到三更天還沒回來，白大娘總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

直到三星偏西，白大娘才合上眼，忽然聽到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拍拍拍……」的打了一陣槍。不到抽一管烟的功夫，聽得有人進了院子，接着門環響了！聲音很輕，可是很急……

白大娘急忙拿了一根「麻穰」，在火盆裏吹着了，把燈放到一個量米的合子裏，背着窗戶，才點亮了燈——免得漏了亮光引起外人的疑心。一面壓低嗓子問：『誰？』

『我我！老馬！』白大娘仔細一聽，是區大隊部的馬隊長！開門一看差一點把她嚇傻了！只見馬隊長混身的土，臉兒黃得「燒紙」似的，一手提着張着嘴的盒子槍，左腿

掛彩了，一腿的血把棉袴濕了個透！白大娘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毛手毛腳的插上了門，把馬隊長扶到炕上。馬隊長急急地說：『洋鬼子已經從村北進來了……』

白大娘顧不得回話，忙替他脫了棉袴，用布紮好了傷口，又把那盒子槍、棉袴……統塞進炕洞裏……才對他說：『就說你有病！就說你是我的小子！』

『嘎崩！嘎崩！』又響槍了，彷彿就在院子裏打的槍。接着是一片皮靴聲、砸門聲、孩子的啼哭聲，中間隔着一聲婦女尖厲的叫聲……

『躺下躺下！』白大娘招呼着，擦了擦頭上的汗，給馬隊長蓋上了被子。才一回頭，忽見窗戶上閃過幾道白光，是誰在打電棒。

緊接着，一陣皮靴聲直向門前撲來；『乒嘭！』一聲響，門子叫砸開了！進來了幾個日本兵，也有偽軍……手裏都端着槍，槍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

白大娘的胸口「卜通卜通」亂跳，就勢坐到炕沿上。

那個日本小隊長手裏舉着馬刀，指着白大娘，「噯哩咕嚕」的說了一大陣，最後吡着牙說：『死啦死啦的！』翻譯官上前走了一步，把剛才日本小隊長說的話又重說了一遍：『太君問你家裏有幾口人？村子裏有沒有八路？不說實話，就砍了你這老狗的！』

白大娘定了定心，她早已盤算好了，就說：『兩口人。炕上躺着的是我的小子，他有病。旁的我什麼也摸不清！』

『幾口人？』

『兩口人！我，和我的小子。找出三口人來，就算我說謊話！』

日本小隊長忽然胡叫亂跳的嚷起來，翻譯官走到炕邊，就去掀被子，一面伸手去拖馬隊長，嚷道：『起來！』

白大娘死勁壓住被邊說：『行行好吧！他病重，怕着了涼！』可是翻譯官還是不放手……

正在這時候，突然從門外推進一個五花大綁的青年來，背後跟着兩個僞軍。翻譯官就迎了過去。有一個僞軍說：『這是八路！村外抓住的！』

白大娘一見那青年，心一收縮，臉就發白了，差一點兒沒嚷出聲來，原來這個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她的兒子！早她一把屎一把尿，要飯紡花拉扯大的。現在叫敵人逮住了，什麼也完了！她眼前一陣昏黑，像是當頭挨了一棍子似的。

一個僞軍指着那青年對翻譯官說：『他說這是他的家！』

翻譯官就問白大娘：『這個是不是你的兒子？』

白大娘一手支着炕沿，巍顛顛的站了起來，上牙咬着沒有血絲的嘴唇，待了一會兒，才從喉嚨裡擠出兩個字來：『不——是！』

舉的那青年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真把他急壞了！『娘愛！娘愛！』的亂叫。一個僞軍就順手打了他一個嘴巴：『媽的×！你還裝他媽的洋蒜！打槍你還跑』

；看你樣子就是八路養的！』罵着就舉起槍托亂打。

這一切情形，躺在炕上的馬隊長聽得清清楚楚，再也忍不下去，就掙扎着起來，白大娘猛一下就壓住了馬隊長，抱着他的頭，沙啞着喉嚨說：『這是我的兒子，那人我不認識！』

那青年一聽這話，像發瘋似的大聲嚷起來：『娘呵！娘呵！娘呵！娘呵！』

『你還說瞎話！你媽的不要臉的東西！』馬上就叫日本人和偽軍連打帶踢推着那青年一擁而出。

白大娘的心裏真像刀割一樣，緊閉着眼睛不敢看。

日本人走得老遠，還聽得『娘噯！娘噯！』的亂嚷，越嚷越遠，直到聽不見。

這時候，白大娘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跳下炕來，向門邊撲去，就迷迷糊糊的癱在地上了，漸漸地失了知覺。

當她蘇醒過來的時候，只見馬隊長一腿跪在地上，一手托着她的肩，熱淚一滴一滴的滴到她的臉上，顫抖抖的說：『親娘！親娘！我是你的兒子！』

「我是區長！」

「坎垃坪」是個小山莊，全村都是佃戶，只有一家是地主。自從來了共產黨，實行了減租減息，開展了生產運動，人們才算有了一碗飯吃。所以這地方雖說是個游擊根據地，日本人三六九的來「掃蕩」；可是人們抗日越抗越堅決，從沒拉了稀。

這天後晌，正下大雪，區長到了「坎垃坪」。不小心走露了消息，給日本兵知道了；就把「坎垃坪」包圍了個滴水不通。挨家挨戶把全村的人統逮住了，一個也沒剩。區長也沒跑掉。幸好這區長穿的、戴的、說話、走路……和老百姓一模一樣，混在人羣裏，就連熟人也難看出來。

人們冒着風雪，被日本兵圍到一個場裏，四圍早架好了機槍，三步一崗四步一哨，佈置得嚴嚴實實。

日本隊長滿臉殺氣的瞎吼了一陣；翻譯官按着他的樣子，指手畫腳的吹了一通。意思是說：要是不交出區長來，就得把「坎垃坪」的人統統殺光！連一個種也不留！只限

五分鐘的時間，不說，馬上動手。

可是全場的人誰也沒哼聲。

日本隊長一看手錶，早過了兩個五分鐘了！可是人們還是不哼聲。

冷不防，日本隊長衝到人羣裏，一把就拖出個青年來，問他：『區長你的說！』那青年只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日本隊長抽出馬刀，在他臉前一幌：『不說？』那青年還是說：『不知道！』日本隊長舉起馬刀對準他的脖子要砍：『你的說不說？』那青年還是說：『不知……』他這句話還沒說完，腦袋就被砍下來了！

這時候，風捲着乾雪，「呼呼」的直向人們的臉上撲來，全場的人像那一棵一棵的大樹，栽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日本隊長一手提着那人頭，一手提着馬刀，倒豎着眉毛，鼓着一對三角眼，逼視着人們的眼睛；看看誰害怕了。當他的眼光正射到一個矮胖子的臉上，忽然他扔下人頭，猛一下竄到人羣裏，一把就把那矮胖子拖了出來。

正好比在一窪靜水裏投了顆石頭子兒，人羣裏微微的波動了！原來被拖出去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坎垃坪」的地主張景祥！要是旁人，誰也相信他決不會對日本人說實話的，可恰好是這位「老兄」，倒是有點不保險了……

那矮胖子被拖到場當間，就地亂滾，親爹親娘的嚷得好熱鬧。日本隊長狠狠的踢了他幾腳，他才爬起來，搗蒜也似的磕起頭來，滿臉的肥肉亂顫！

日本隊長說：『那個的區長？說！說！不說？死啦死啦的！』
那矮胖子定了定神，看了看日本隊長的馬刀，又看了看全場的人，只見全場千百隻眼睛，閃着銳利的光，直射着他的眼！逼的他低下頭來，微微的顫動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日本隊長才又舉起馬刀，就嚇的他縮着脖子連聲：『說、說、說、』
翻譯官湊着日本隊長的耳朵囁咕了幾句，就對矮胖子說：『我們知道你是良民，說了担保沒事！要是不說——嘿！腦袋可是自己個兒的呵！』

矮胖子細聲細氣的說：『說了他們不依我！』說着，縮着胳膊指了指場裏的人們。
翻譯官說：『我給你作主！誰敢用手指頭通你一下，就要他的命！』說着就把矮胖子拉到一半邊，咬了一陣耳朵。

不大一會兒，矮胖子就領着翻譯官和日本隊長直向人羣裏走來。

人們一看勢頭不對，心裏難免着慌。當矮胖子一步比一步接近區長的跟前，人們的心也一陣比一陣緊縮了。

當矮胖子領着日本隊長和翻譯官，到了區長面前的時候，突然，從人羣裏竄出一個人來，手裏緊捏着一塊三尖石，直向矮胖子撲來，手起石落，就把那矮胖子砸倒在地；後腦瓜勺砸了個稀爛；再也不會說話了！

人們正像在夢中驚醒一般，定神一看，砸死矮胖子的是本村的一個羊官；這時候，